

詩獻

宋 宣城周紫芝少隱錄

按東坡先生年譜云元豐二年己未先生四十四歲
七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何大正舒亶諫議大夫
李定言公作爲詩文謗訕朝政及中外臣僚無所畏
憚國子博士李宜之狀亦上七月二日奉聖旨送御
史臺根勘二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追之過南京文
定張公上劄范蜀公上書救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
時獄司必欲置之死地煅煉久之不決子由請以所

賜爵贖之而上亦終憐之促具獄十二月二十四日
得旨責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
安置

按舒亶論公云陛下發錢本以業貧民則曰羸得兒
童語音好一年強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羣吏則
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
則曰造物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議鹽
鐵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

聞見錄云李定王介甫客也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

蘇子瞻以爲不孝惡之定以爲恨後遂劾子瞻作詩
謗訕朝政云

王定國甲申雜記云天下之公論雖仇怨不能奪也
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嘗謂予曰昨在從班李定資深
鞫子瞻獄雖同列不敢輟啓問一日資深於崇政殿
門忽謂眾人曰蘇軾奇才也眾莫敢對已而日雖三
十年所作文字詩句引證經傳隨問卽答無一字差
舛誠天下之奇才也歎息不已

東坡云昔年過洛見李公簡言真宗旣東封訪天下

隱者杞人楊朴能爲詩召對自言不能上問臨行有人作詩送卿否朴曰惟臣妻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愛詠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上大笑放還山余在湖州坐作詩追赴詔獄妻子送予出門皆哭無以語之顧謂妻子曰子獨不能如楊處士妻作詩送我乎妻子不覺失笑予乃出龜山語錄云作詩不知風雅之意不可以作詩詩尙譎諫惟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乃爲有補若諫而涉于毀謗聞者怒之何補之有觀東坡詩只是譏

謂朝廷殊無溫柔篤厚之氣以此人故得而罪之

山村絕句

煙雨濛濛雞犬聲有生何處不安生但教黃犢無人佩布穀何勞也勸耕

獻案此詩意言是時販私鹽者多帶刀杖故取前漢龔遂令人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刀佩犢意言但得鹽法寬平令民不帶刀劍而買牛犢則民自力耕不勞勸督以譏鹽法太峻不便也

又

老翁七十自腰鎌慙愧春山筍蕨話豈是聞韶解忘味
邇來三月食無鹽

讞案此詩意言山中之人飢貧無食雖老猶自採筍
蕨充飢時鹽法峻急僻遠之人無鹽食用動經數月
若古之聖賢則能聞韶忘味山中小民豈能食淡而
樂乎以譏鹽法太急也

又

杖藜裹飯去怱怱過眼青錢轉手空贏得兒童語音好
一年強半在城中

讞案此詩意言百姓請得青苗錢立便于城中浮費
使卻又言鄉村之人一年兩度夏秋稅及數度請納
和預買錢今來更添青苗助役錢因此莊家小子弟
多在城市不著次第但學得城中人語音而已以譏
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塔前古檜

凜然相對敢相欺直幹凌雲未要奇根到九泉無曲處
世閒惟有螯龍知

石林詩話云元豐閒蘇子瞻繫御史獄神宗本無意

深罪之時相進呈忽言蘇軾於陛下有不臣之意神宗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卿何以知之時相因舉軾檜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閒惟有螫龍知陛下龍飛在天軾以爲不知己而求地下之螫龍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朕事時相語塞子厚亦從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嘗以語余且以醜言詆時相曰人之害物無所忌憚有如是也

王定國聞見近錄王和父嘗言蘇子瞻在黃州上數

欲用之王禹玉輒曰軾嘗有此心惟有螫龍知之句陛下龍飛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螫龍乎章子厚曰龍者非獨人君人臣亦皆可以言龍也上曰自古稱龍者多矣如荀氏八龍孔明臥龍豈人君也及退子厚詰之曰相公乃欲覆人家族耶禹玉曰此舒亶言耳子厚曰亶之唾其亦可食乎

胡苕溪云東坡在御史獄獄吏問云檜詩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閒惟有螫龍知有無譏諷東坡答云王安石詩云天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此龍是

也獄吏爲之一笑

贈孫莘老

嗟余與子久離羣耳冷心灰百不聞若對青山談世事
當須舉白便浮君

讞案任杭州通判日轉運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
害因與知湖州孫覺相見作詩與之某是曉約孫覺
并坐客如有言及時事者罰一大盞雖不指言時事
是非意言時事多不便不得說也

又

天目山前淥浸裾碧瀾堂下看銜鱸作堤捍水非吾事
閒送苕溪入太湖

讞案某爲先曾言水利不便卻被轉運司差相度堤
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興水利之人以
譏水利之不便也

秋日牡丹

一朵妖紅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
不放閒花得少休

讞案杭州一僧寺內秋日開牡丹花數朶陳襄作絕

句某和之此詩譏當時執政以化工比執政以閒花
比小民言執政但欲出新意擘畫令小民不得暫閒
也

寄子由

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遲鈍終須投劾去
使君何日換聾丞

讞案某初到杭州寄弟轍詩此詩云眼看時事力難
任時事謂新法青苗助役等事也言己才力不能勝
任意亦是譏新法事煩難了辨也

八月十五觀潮

吳兒生長狎濤淵昌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
應教斥鹵變桑田

讞案時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吳兒生長狎濤淵昌利
忘生不自憐蓋言弄潮之人爲貪官中利物致其閒
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斷某爲主上好興水利因作此
詩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意言東海
若知此意當令斥鹵地盡變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
者以譏興水利之難成也

和李常韻

何人勸我此閒來絃管生衣甌有埃綠蟻濡脣無百斛
蝗蟲撲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窮寇灑涕循城拾棄孩
爲郡鮮歡君莫歎猶勝塵土走章臺

讞案李常寄來字韻某依韻和之此詩譏新法減刻
公使錢大甚及造酒不得過百石致絃管生衣釜甌
有塵及言蝗蟲盜賊災傷饑饉之甚以譏朝廷政事
闕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題風水洞

山前乳水隔塵凡山上仙風舞檜杉細細龍鱗生亂石
團團羊角轉空岳馮夷窟宅非梁棟禦寇車輿謝轡銜
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

讞案熙甯七年八月望遊杭州風水洞畱題此詩云
世事漸艱吾欲去永隨二子脫譏讒意謂朝廷行新
法之後世事漸以艱難小人多務讒謗某思之不可
以合又不可以容故欲棄官求隱居之地也

趙彥才詩註云蓋言世態可厭欲從馮夷之水居禦
寇之風馭爲可以脫譏讒也詩集作欲出讞案作吾

皇清集 卷之三
欲去今從讞案

和劉道原

敢向清時怨不容直嗟吾道與君東坐談足使淮南懼
歸去方知冀北空獨鶴不須驚夜旦羣鳥未可辨雌雄
廬山自古不到處得與幽人子細窮

讞案和劉道原見寄詩意謂劉恕有學問性正直故
作此美之因以譏諷當今進用之人也敢向清時怨
不容是時怨自館中出監稅言非敢怨時之不容子
也馬融謂鄭康成吾道東矣故以比之汲黯在軼淮

南寢謀又以比怨之直也又使韓愈云冀北馬羣遂
空言館中無人也嵇紹昂昂如獨鶴在鷄羣又淮南
子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又以劉恕比鶴謂眾人爲雞
也詩云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意言當今朝廷進
用之人雜處如鳥之不可辨雌雄也

習射放鷹

青蓋前頭點阜旗黃茅岡下出長圍弄風驕馬跑空立
趁兔蒼鷹掠地飛回望白雲生翠巘歸來紅葉滿征衣
聖朝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効一揮

謝案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與同官習射放鷹作此
詩意取西涼州主簿謝艾本是書生卻善用兵意以
此自比言聖朝若用某爲將不減謝艾也

和劉攽韻

白髮相望兩故人眼看時事幾番新曲無和者應思郢
論少卑之且借秦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鰥守向誰親
少思多睡無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鄰

謝案熙甯九年劉攽寄秦字韻詩與某尋和之此詩
云眼看時事幾番新以譏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

又

十載漂然不可期那堪重作看花詩門前惡語誰傳出
醉後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猶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詞
相從痛飲無餘事正是春容最好時

謝案劉攽聞人唱某小詞作詩相戲某和之此詩引
賀拔甚以雖刺其子舌戒以言語事以戲攽又不合
引王舒狂言爲王敦炙其眉事以自比以譏時人不
能容狂直之言也

和李清臣韻

五斗塵勞尙足留閒門聊欲治幽憂羞爲毛遂囊中穎
未許朱雲地下遊無事會須成好飲思歸時亦賦登樓
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鷗

讞案弟轍時在徐州李清臣於詩後批云可求子瞻
共和某次其韻朱雲漢成帝時乞斬張禹漢成帝欲
誅之朱雲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足矣龍逢比干
皆因諫而死某爲屢言新法不蒙施行不合以朱雲
自比意言聖明之世必無誅戮之事故云未許朱雲
地下遊王粲是魏武帝時人因天下亂離故粲在荆

州依托劉表在登樓賦中有懷鄉思歸之心意亦欲
作此賦也

送李清臣

珥筆西歸近紫宸太平典冊不緣麟付君此事甯論晉
載我當時舊過秦門外想無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
看君兩眼明如鏡休把春秋坐素臣

讞案李清臣差修國史賦詩送之某於仁宗朝曾進
論二十五首皆論往古得失賈誼漢文帝時人追論
秦之過失作過秦論史記載之某妄以賈誼自比意

皇清詩集 卷之三
欲李清臣於國史中載所進論

司馬君實獨樂園

元城先生語錄云老先生於國子監之側得故營地創獨樂園自傷不得與眾同也不以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種竹澆花事自比唐晉閒人以救其弊也胡荅溪云元城所爲謂當時君子自比伊周孔孟者意謂金陵也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襲杖履竹色侵杯罍尊酒樂餘春棋局消長夏洛陽古多士風俗猶爾雅先生臥不出冠蓋傾洛社雖云與眾樂中有獨樂者才全德不形所貴知我寡先生獨何事四海望陶冶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持此欲安歸造物我不舍名聲逐吾輩此病天所赅撫掌笑先生年來學啞啞

獻案司馬光在西京葺一園名獨樂園作詩寄之此詩言四海望光執政陶冶天下以譏見任執政不得其人又言兒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終當進用綠光意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終當進用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光意亦譏朝廷新法不便終用光改變此法也又言
光卻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擊新法也

古今詩話云東坡獨樂園詩只頭四句已多說盡便
可以入圖畫矣

胡荅溪云大率東坡每題詠景物于長篇中只篇首
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廬山開先漱玉亭首句
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
龍谷林堂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
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問首句云四州環一島百

洞蟠其中我來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下夜對
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
此白玉盤此聊舉其四詩他之類此者甚眾也

送劉攽通判秦州

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牙齒中是中惟
可飲醇酒讀書不用多作詩不須工海邊無事日日醉
夢回不到蓬萊宮秋風昨夜入庭樹蓴絲未老君先去
君先去幾時回劉郎應白髮桃花開不開

讞案此詩云君不見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誇舌在

牙齒中是中惟可飲醇酒言當學阮籍口不臧否人
物惟可飲酒勿談時事意以譏新法不便不容人直
言也

送曾鞏通判越州

醉翁門下士雜還難爲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羣妍昔
從南方來與翁兩聯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賈誼
窮適梁樂生老思燕那因江膾美遽厭天庖羶但苦世
論隘聒耳如蝸蟬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

讞案曾鞏通判越州臨行館閣同舍舊例餞送眾人

分韻得然字韻此詩云但苦世論隘聒耳如蝸蟬以
譏近日朝廷進用多刻薄之人議論褊隘喧亂如蟬
又云安得萬頃池養此橫海鱣者以比曾鞏賢才也
後漢黃憲汪汪如萬頃波言安得有度量如黃憲者
以容養此宏才也熙甯五年某寫書柬寄曾鞏言賦
役毛起鹽法峻急民不堪命以譏新法青苗助役煩
碎如毛及鹽法峻急不堪也

留題風水洞

春山磔磔鳴春禽此閒不可無我吟路長漫漫傍江浦

此閒不可無君語金鯽池邊不見君追君直過定山村
路人皆言君未遠騎馬少年清且婉風巖水穴舊聞名
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橋曉漏浮梅萼知君繫馬巖花落
山城三日尚透遲妻孥怪罵歸何時世上小兒誇疾走
如君相待今安有

讞案熙甯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游杭州風水洞節推
李泌知軾到來先行三日畱彼見待某到彼于壁上
畱題詩末句云世上小兒誇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意以譏諷世之小人多務急進也

先生詩話云舊續蘇子美六和塔詩云松橋待金鯽
竟日獨遲畱初不喻此語及俸錢塘乃知寺後池中
有此魚如金色也昨日復游池上投餅餌乃略出不
食復入則此魚自珍貴蓋久矣

和劉道源寄張師氏

仁義大捷徑詩書一旅亭相夸綬若若猶誦麥青青腐
鼠何勞嚇高鴻本自冥顛狂不用喚酒盡漸須醒

讞案此詩譏近日朝廷進用之人以仁義爲捷徑詩
書爲逆旅但爲印綬爵祿所誘則假捷徑以進如莊

子所謂儒以詩禮發家故云麥青青又言小人之顧
祿位如鴟以腐鼠嚇鷓鷯其溺于利如人之醉於酒
酒盡則自醒也

元城先生語錄云子弟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無
用處元豐二年東坡下御史獄天下之士痛之環視
而不敢救時張安道在南京憤然上疏欲附南京遞
府官不敢受乃遣其子恕持至登聞鼓院投進恕素
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其副本因吐舌色
動久之問其故東坡不答後子由亦見之云宜吾兄

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張恕力或問其故子由曰獨不
見鄭崇之救蓋寬饒乎其疏有云上無許史之屬下
無金張之托此語正是激宣帝怒耳且寬饒正以犯
許史輩有此禍今乃再訐之是益其怒也且東坡何
在獨以名太高與朝廷爭勝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
文學實天下之奇才也獨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時
急欲救之故爲此言耳僕曰然則是時救東坡宜爲
何說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則
是殺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後世子孫因而殺賢士大

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而畏義疑可以止之讞案所載不止此餘長篇詳見別集刊行

御史獄中遺子由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年夜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本序云予以事繫御史臺獄府吏稍見侵自謂不能堪死獄中不得一別子由故作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

翰林蘇公以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屬吏十二月二十七日獄成有旨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公就逮百有餘日凡御史追捕訊鞫之辭率坐詩語譏謗故當時款牘好事者往往爭相傳誦謂之詩讞予前後所見數本雖大概相類而首尾詳略多不同今日趙居士攜當塗儲大夫家所藏以示予比昔所見加詳蓋善本也初東坡以湖州謝表獲罪於朝監察御史何正臣舒亶輩交章力詆皆以公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宜大明誅

罰以厲天下於是始有殺公之意焉神宗皇帝以英明果斷之資回羣議於恟恟中賴以不死余頃年嘗見章丞相論事表云軾十九擢進士第二十三應直言極諫科擢爲第一仁宗皇帝得軾以爲一代之寶今反置在囹圄臣恐後世以謂陛下聽諛言而惡訐直也舊傳元豐閒朝廷以羣言論公獨神廟惜其才不忍大丞相王文公曰豈有聖世而殺才士者乎當時讞議以公一言而決嗚呼誰謂兩公乃有是言哉義理人心所同初豈有異時

論事有不合焉紫芝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